



地 方 剧

親家会

文 莽 彦 陶 澹 著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地方剧
親 家 会

文 莽 彦 陶 澹 著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親 家 會

文 莽 彥 陶 澹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號》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江西分店發行

＊

書号：0657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1 $\frac{1}{2}$ 字数：11,260

1956年12月第一版

1956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293

統一書号：T10110·63

定價：(6) 七 分

時間：秋收前。

人物：菱菱娘。

季平爹。

娘：（娘手提竹籃內白）走呀！

（上唱）飯豆玉米紅紙包。 打点去上楓樹坳，

口里說是走親戚。 心里事情无人曉。

（白）唉！俗話說：好漢怕上金鷄嶺，有女不嫁楓樹坳。誰知我那不听话的女儿菱菱，却偏爱上了这窮山溝里的人。我說，女呀女，早年子你爹爹不从山里出來，我还不嫁他。你今天想嫁到山里去，不是自找苦吃？无奈她就是不听，真是气死人！我心里一划算，山里还有她堂叔叔沾点親，我就借故上山去，从旁打听打听再把主意定啊！

（唱）走过一村又一鄉。 十里良田稻花香。

走了大路走小路， 弯弯曲曲上山崗。

高山峻嶺青又青， 山嶺之中飄白云，

山嶺脚下三条路， 哪条通往楓樹村？

二十年不走上山路， 当年小苗成大樹，

山路崎嶇难行走。

爹：（上唱）趕集回家正当午。

娘：（白）請問老大伯，到楓樹坳走哪条路呀？

爹：（白）到楓樹坳走这条路，你跟我來吧！

娘：（白）那就麻煩你啊！

（唱）一步高來一步低， 上山难于上楼梯！
老大伯呀！ 人說山区真是苦，
何不早日下平地？

爹：（白）嘿嘿！你信了一句老古話吧？

娘：（白）是呀！山上望山下，山下望山外嘛！

爹：（白）不，如今不同了！

（唱）过时古話老通書， 如今不是老山区。
老大孀呀！ 山区自有山区乐，
你少來山区不清楚。

娘：（唱）我虽不是山里人， 过去之事我知情，
吃的番薯芋头飯， 住的茅棚照見云。

爹：（白）过去的事，那就一言难尽啊！

（唱）过去火爐当棉襖， 家家松明当灯照，
有路之人山下走， 姑娘不嫁楓樹坳。

娘：（白）这个，也怪不得年輕的姑娘們呀！

（唱）出山欢喜進山愁， 進山得吃苦瓜头，
娘的苦瓜苦半截， 女的苦瓜苦到头。
〔極目观察山区景象。〕

爹：（白）哎呀！不对！

（背唱）察言观色听口气， 不由老漢起猜疑：
菱菱爱上我季平， 听說她娘不滿意。
責罵菱菱沒眼力， 嫁到山区受苦凄，
說是要來楓樹坳， 先看情形定主意。
听她話中有緣由， 莫非菱菱娘來山里？

打个石子試深浅， 我要探探她的口气。
轉过身來把大孀叫， 过去之事且莫提，
你看我身上穿什么？

娘：（唱）藍布衫褲嶄新的！

爹：（唱）你看看我手里提的籃，

娘：（唱）魚、肉、醬、醋全是些好东西！

爹：（白）穿的？

娘：（白）不錯！

爹：（白）吃的？

娘：（白）也不坏！

爹：（唱）山里人如今吃穿都不錯，

你說为什么要下平地？

娘：（白）这个……（踉蹌一下）

爹：（白）这个，小心跌倒了。

娘：（白）走得穩啊！

（唱）不到山区有多年， 怎么处处不同前？

記得此处有村落， 怎么今天少人烟？

爹：（白）不知你問的哪一家？

娘：（白）下塘蔡家。

爹：（白）啊！迁到好地方去了。

娘：（白）呀！迁到山下去了！

爹：（白）不，迁到山里去了。

娘：（白）迁到山里去了？

爹：（白）是啊！

（唱）解放几年生產好， 山区样样都变宝。

山下本來少田地， 山上荒地開不了。
山下還往山上遷， 誰愿再往山下跑！
楓樹坳本來在這裡， 遷到上面叫新田坳。

娘：（白）還在上面呀？

爹：（白）是啊！你的籃子我來換換手吧！

娘：（白）不用，我提得起。走吧！

爹：（唱）走一山來又一山，

娘：（唱）山坳里有地又有田，
高粱高來谷穗長。

爹：（唱）雪白的棉花一片片，

娘：（白）好飽水梯田呀！

爹：（白）這一大層卻改了雙季稻了。

（唱）原本這是冷水田， 開圳通流變良田，
一季改為二季稻。

娘：（唱）這筆收益不簡單！

爹：（白）這都是我們山里季平帶頭搞的！

娘：（白）季平？

爹：（白）欸，就是他。再走呀！

（唱）走一坡來又一坡，

娘：（唱）杉樹竹子滿山窩， 邊走邊看愛煞人，

爹：（唱）山區生產本不錯！ 滿山茶子滿山油，
水果摘得千萬籮， 山里盡是金銀土，

娘：（唱）山里出息真是多！

爹：（白）這些果林、茶林，也是季平帶頭開的！

娘：（白）也是季平帶頭開的？

爹：（白）也是他！再往山上走啊！小心路滑。

娘：（唱）走一嶺來又一嶺， 深山坑里流水清，
 这儿豎起一道牆，

爹：（白）这不是牆，这是新建的保收陂。

娘：（白）保收陂？

爹：（白）嚶。这叫丰產圳！

娘：（白）丰產圳？

 （唱）山区建設样样新。

爹：（白）老大孀，这个帶头的也是……

娘：（白）季平？

爹：（白）一点沒錯！快走，天色不早了！

娘：（白）好，來了！（踉蹌几下，籃里豆子、玉米撒了些出來）哎
 喲！飯豆、玉米都倒了。

爹：（白）沒有跌倒就好。（忙幫拾東西）老大孀，你这些飯豆、
 玉米比我們山里的呀，嘿嘿……

娘：（白）比你們的要壯实得多吧！

爹：（白）不，我們的飯豆二粒頂你十粒。

娘：（白）夸海口吧，玉米呢？

爹：（白）一粒頂你一双。

娘：（白）你老人家真講滑了口。

爹：（白）你不信，可以問問別人，（趁機試探）前些時，我們
 季平約山下的菱菱姑娘上山來參觀，这个姑娘一看就
 讚不絕口。

娘：（白）前些時，我們菱菱……（忙收住話，背白）哎呀！不对。
 （背唱）

他好象和季平共一家， 我老婆子担心說錯話，
听說季平母死父親在， 他可是季平的老爹爹？

爹：（与娘同时背白）呵哈！是了。

（背唱）

她好象和菱菱共一家， 不由我老头子笑哈哈，
听說菱菱父死母親在， 她定是菱菱的老媽媽。

娘：（白）大伯和季平很熟？

爹：（白）熟，隔壁鄰舍！大嬸和菱菱也很熟？

娘：（白）不，嗯……也是隔壁鄰舍！

娘：（同白）都是隔壁鄰舍！

爹：（白）妙得很，哈哈！

娘：（白）巧得很，嘻嘻！

爹：（白）天色不早了，我們还是边走边談！

娘：（白）边談边走。

爹：（背唱）前面走的季平爹，

娘：（背唱）后面跟的菱菱娘，

爹：（背唱）兩人同走一条路，

娘：（背唱）兩人心思不一样。

爹：（背唱）季平婚事我乐意，

娘：（背唱）菱菱婚事难坏了娘。

爹：（背唱）事情今天要点破，

娘：（背唱）裝聲作啞听他講！

爹：（白）老大嬸，听人說菱菱那姑娘和季平很要好呢！

娘：（白）老大伯，听人說菱菱那姑娘和季平合不來呢！

爹：（白）人品合不來？

娘：（白）不是！

爹：（白）脾气合不來？

娘：（白）不是！

爹：（白）那就奇怪了啊！（背唱）

听她言來我气大， 从中作梗就是她。

左思右想定主意， 我今一定要說服她！

指驢罵馬心里明， 就此假裝把菱菱罵。

轉過身來叫大孀，

娘：（唱）老伯要說什么話？

爹：（白）我知道了。

娘：（白）知道了什么？

爹：（白）我明白了。

娘：（白）明白了什么？

爹：（白）知道了，明白了，菱菱这姑娘原本就是一个好吃懶做、

專圖享樂、不愛勞動、游游蕩蕩、瘋瘋耍耍的懶……

娘：（白）哎呀！这是那个造的謠言啊，也不怕爛舌头。

爹：（白）要吃要用嫁男人嘛，要圖享樂該早嫁八年哪！

娘：（白）为什么？

爹：（白）去当地主婆呀！

娘：（白）哎！

爹：（唱）嫁給地主吃剝削， 游手好閑好快乐，

春种不要她車水， 秋收不要她打禾。

娘：（唱）不車水，不打禾， 不能劳动是懶婆，

菱菱不是这种人， 你不要信口來开河。

爹：（白）菱菱不是这种人？

娘：（白）菱菱不是这种人！

爹：（白）啊，我又明白了！

娘：（白）你又明白了什么？

爹：（唱）嫁在农村少出息， 妇女都要种田地，

菱菱定想嫁城里， 做做家务多惬意！

灶头锅尾， 针头线尾，

带带孩子谈谈天， 双手不沾一点泥。

娘：（唱）老伯说话欠周到， 菱菱种田也很好，

社里她曾得表扬， 耐劳耐苦，

能担能挑。 搞生产来学文化，

样样工作成绩好。

爹：（唱）平地好花香喷喷， 菱菱原来有名声，

就和季平一个样， 人又好来手又勤。

娘：（唱）天上只有月亮明， 地上只有海水平，

日里只有太阳亮， 四乡只有她出名。

爹：（唱）姑娘人品实在好， 那就算我说错了。

娘：（唱）姑娘人品本来好， 那是大伯猜错了。

爹：（唱）说错了！

娘：（唱）猜错了！

爹：（背唱）说错了呀猜错了， 倒把我老汉难住了。

鱼不动呀水不响， 话不通窍不明了。

转头责怪她的娘， 大婶呀，

这一下我准猜对了！

娘：（白）哎哟，你又猜对了什么呀？

爹：（白）姑娘她人好心也好？

娘：（白）菱菱她心好劳动好！

爹：（白）那就是另外一个人不好！

娘：（白）什么人不好？

爹：（白）她的娘不好！

娘：（白）她娘怎么不好呢？

爹：（白）她娘的心思不好啊！

（唱）好花就怕雷公藤， 糾糾葛葛把花纏，

好女就怕娘落后， 買賣婚姻只为錢。

娘：（白）你老人家猜远了！

爹：（白）山上山下不远。我还要說啊！

（唱）白銀子來黑眼睛， 是黑是白她不分，

婚姻大事娘作主， 只認銀錢不認人。

娘：（白）哎呀，老大伯呀！

（唱）白銀子來黑眼睛， 是白是黑看得清，

菱菱婚事娘作主， 不是認錢不認人。

爹：（白）哎呀，老大孀呀！

（唱）不为銀錢配婚姻， 阻難婚事是实情，

菱菱娘做事太不該， 你我鄰舍要打抱不平。

娘：（白）打的什么抱不平？

爹：（白）到人民政府去，告菱菱她娘！

娘：（背唱）听他言來心內驚， 大伯說話有來因，

（向爹）你今要告菱菱的娘， 告人总得有罪名！

（白）她犯了什么罪？

爹：（唱）說起罪來罪不輕， 國法人情兩不容！

娘：（白）怎么說？

爹：（唱）叫声大嬸你听清，

男婚女嫁凭什么？

說年齡，論年齡，

女十八，男二十，

婚姻法上定得明，

自由恋爱結成親。

菱菱季平都足齡，

年齡合不合規定？

娘：（白）嗯，年齡是合規定！

爹：（唱）年齡既然合規定，

她倆有意成婚配，

情投意合有爱情，

他倆能不能結親？

娘：（白）嗯，按規定也是結得親的！

爹：（唱）婚姻大法条条明，

如今菱菱娘想包办，

包办買賣可不行，

請問于法容不容？

娘：（唱）听一言來头發昏，

老大伯呀！

好比平地遭雷轟，

菱菱娘豈不犯了法？

爹：（白）嗯，犯了婚姻法罗！

娘：（唱）这样說來吓坏人！

爹：（唱）大嬸你且再細听，

还有一樁大罪名！

娘：（唱）还有什么大罪名？

大伯快請說分明！

爹：（唱）自古父母爱儿女，

菱菱爱母怎么样？

儿女誰不爱娘親，

娘：（唱）菱菱爱母实有心。

爹：（唱）菱菱爱母实有心，

她娘是否爱菱菱？

娘：（唱）她娘爱女也十分！

爹：（唱）大嬸此話便不真！

娘：（白）此話怎么不真？

爹：（白）此話当然不真！

(唱) 娘親是否愛菱菱， 婚姻大事看的明。
好心的娘為女成好事， 坏心的娘送女下火坑，
菱菱真心愛季平， 季平真心愛菱菱，
鯉魚難舍長江水， 蜜蜂難舍桂花林，
她娘硬把婚事拆， 你說哪有母女情？
娘：(唱) 听他言來我氣難透， 青石上雕花難起頭，
藕塘里采蓮難下手， 狹溝里行船難轉頭。
大伯呀！ 大伯說的有來由，
此事還得細計謀， 免她母女結冤仇，

爹：(唱) 菱菱休來我不休。

(白) 我好氣嘞！

娘：(白) 大伯息息氣！

爹：(背唱) 看看天上一朵雲， 又想落雨又想晴，
听听大嬖說的話， 似乎已經動了心。
火上還要添杓油， 要她徹底轉回心。
假裝怒氣還未消， 大嬖呀！
你要公道把理評。

娘：(白) 評的什麼理？

爹：(白) 評的公公道道的理呀！

(唱) 桃子紅來杏子青， 剝開皮肉難見心，
若是夫妻脾氣合不攏， 口吃黃蓮苦在心！
若是菱菱難嫁如意人， 一生幸福誰斷送？
娘的苦瓜苦半截， 倒叫女兒苦瓜苦一生？

娘：(白) 這……說得也在理。

爹：(白) 你懂啦？

娘：（白）嗯，懂啦！

爹：（白）你还没懂啊！

（唱）河水浑来井水清，

菱菱婚事本如意，

左阻拦，右阻拦，

日思夜想心不定，

娘和女儿两样心，

她娘心下不赞成。

东打听，西打听，

到头还往山区行……

娘：（白）哎呀，不好！（一跤跌倒，爹忙扶起）

娘：（唱）心计不安路难行，一跤跌得我昏沉沉。

（白）唉！（背唱）

一碗清水望见底，

我心中没有塞石头，

我本想把话直说了，

大伯猜透了我的心。

他的话合理又合情。

无奈说出来难为情！

爹：（白）大婶，跌伤了哪里没有？

娘：（白）哎，没有，衣服上沾了点灰。

爹：（白）衣服上沾了点灰，拍拍就掉了；脑子里沾了灰，那就难拍掉啊！

娘：（白）嗯……衣服上沾了灰，拍拍就掉了。大伯，歇歇再走吧！

爹：（白）歇歇也好。

（两人同坐下）

娘：（白）大伯呀！

（唱）大伯达理又通情，

疙瘩宜解不宜结，

再谈菱菱婚姻事，

只怕人地两不宜，

山上山下是近邻，

还望大伯多担承。

她娘本来无坏心，

结婚之后受苦情。

爹：（白）那硬是多担心啊！

（唱）山里季平有名声，方圓百里一紅人，

登門拜訪大門第，人來客往数不清。

娘：（白）这叫个什么門第呀？

爹：（白）農林合作社呀！

娘：（白）農林合作社？

爹：（白）是啊！

（唱）山里季平家底厚，梯田旱地上千畝，

新屋做了几十栋，果樹栽了几万兜。

娘：（白）哪有这么大的家底？

爹：（白）農林合作社呀！

娘：（白）農林合作社？

爹：（白）是啊！

（唱）中國滿地是黃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山区出息无窮尽，人不虧地地不虧人。

娘：（白）如此說來，不怕地方窮。

爹：（白）有人就有办法。

娘：（白）不怕家底薄，

爹：（白）劳动好就有办法。

娘：（白）如此說來，菱菱的親事对的？

爹：（白）对的。

娘：（白）美滿婚姻？

爹：（白）婚姻美滿。

娘：（白）这真是：好石磨刀不用力，

爹：（白）双綫縫衣扯不开。大孀，快走，日头下山了。

(兩人起身)

娘：(白)到蔡家还有多远？

爹：(故意开玩笑)不远，翻过五座大山。

娘：(白)那不夜了？

爹：(白)夜了不要慌，今夜有月亮，月亮落了有星子，星子落了大天光。

娘：(白)我可走不动呀。

爹：(白)那就到我家住吧，翻过山就是。

娘：(白)那怎么好打擾你呢？

爹：(白)远親近鄰，別講客气。

娘：(白)你家在……

爹：(白)我不是早說了，就和季平隔壁。

娘：(白)共屋場？

爹：(白)共大門。

娘：(白)共堂屋？

爹：(白)共鍋灶。

娘：(白)一家？

爹：(白)兩口。

娘：(白)天啦！你真是季平的爹！

爹：(白)天啦！你真是菱菱的娘！請！

娘：(白)請！

(幕落)